

梦圆“蝴蝶剧场”

当这只蛰伏十年的巨型“蝴蝶剧场”终于破茧而出的那一天，一代越剧人的旧梦终于昭示圆满，而一代越剧人恰可以从那里起步，创造新的梦想。

□ 撰稿 | 王悦阳

近日，在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，备受关注的小百花越剧场正以一种蓬勃奋起、精益求精的艺术工匠精神，宣告开幕试运营。

这座现代化剧场的建筑面积约为2.5万平方米，内设“一大二小”三个剧场，分别为一期开业的大剧场、黑匣子剧场和二期开业的经典剧场。三大不同定位的剧场设置，是源于策划者们一个简单并远大的戏剧心愿：将剧场打造出多样的演绎形态，以期被更多的人广泛接纳。倘若传统文化与当代戏剧能够契合于此，或将碰撞出直抵人心的力量。

城市即舞台，建筑即理想，当越剧历经了113周年的文化沉淀之后，中国传统艺术如何在新时代成为更有力量的文化IP，如何以更惊艳的方式走向主流观众的视野，让生活艺术化，让艺术生活化……这都是这座蝴蝶剧场有待揭晓的答案。

1947年7月29日，在上海四马路大西洋西菜社里，上海越剧界的十位“大牌”汇聚于此，在律师的指导下起草了这份越剧史上、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珍贵文献。其间的初衷，只是源于青年袁雪芬的一个天真的梦想：老板有剧场，就要让演员服从他，那么，如果我们自己造个剧场，不就能自己做主来演出了吗？

可惜，由于种种原因，越剧前辈们团结一心，盼望建造越剧剧场的心愿终成泡影。

星移斗转，的笃吟哦的越剧从浙江嵊县的剡溪边走入大上海，又一步步走向更为广阔的时空。

1984年，西子湖畔出现了一个花团锦簇的越剧百花园——浙江小百花越剧团。谁也未曾料到，这一群初出茅庐的小姑娘竟然在未来的



西湖边，蝶展翅。

三十多年间，成为了新时期越剧不容忽视的重要构成。

《五女拜寿》《汉宫怨》《陆游与唐婉》《西厢记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春琴传》《寇流兰与杜丽娘》……一部部人文越剧的上演，在传统越剧的话语权之内，散播了这个新兴剧团开展变革、诗化唯美的越剧新理念。

然而，她们的追求和“野心”远不止于此，情在山水之间，意在心灵深处。

2001年国庆，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率先在媒体上提出“游西湖，喝龙井，看小百花”的宣传口号，期冀她们的越剧可以如同西湖、龙井一般，成为杭州不可或缺的“文化符号”。剧场，在这一代越剧人手中，已不仅仅是一个物化的演出场地，而是渐渐衍化为某种净化精神的心灵寄托。

花开花落，一如既往；小桥流水，越音悠扬。一百年来，吴越文化的悲欢离合依然在越剧舞台上吟咏流转，而那些演绎着越剧的人们，也依然心怀着一个未变的梦想，期许着有那么一方园地，可以完全属于越剧，可以任由她们施展才华，安放那由“物”至“心”的心灵旅途。

作为领军人物，茅威涛总是想，倘若“小百花”们真的能在属于自己的剧场里演出，那将不仅仅是继承了越剧前辈的遗愿，甚至可以成为时间之外，生命之内的另一种对话……这个美妙得有几分不切实际的幻象，几乎成为了茅威涛十余年来排除万难、锲而不舍的执念。

历史，常常会在轮回中重现，身后遗失的时间越是久远，呼唤回归的情感可能也会越是强烈。当这只蛰伏十年的巨型“蝴蝶剧场”终于破茧而出的那一天，一代越剧人的旧梦终于昭示圆满，而一代越剧人恰可以从那里起步，创造新的梦想。✎

信息

书画红楼

近日，在田子坊艺术中心传出了琵琶声和吴侬软语，这场融合了中国画与评弹的“寻味上海——田子坊全景式《书画红楼》”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。

活动现场，在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和其他评弹表演家的演绎下，《红楼梦》中的故事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，这场评弹也为著名中国画家戴敦邦的插画作品增添了一丝意境。除了演唱，高博文还亲自担任读画者和说书者，他用评弹的方式来讲解画作，同时也介绍了每一段红楼开篇的创作由来和流派。国画大家与评弹艺术因《红楼梦》而结缘，共同讲好中国故事。